

玉渊杂谭

又到世界读书日了。在人类文明史上,除了极其疯狂的个别年代,似乎没有反对读书的。从前的大户人家多会挂一幅对联:第一等人忠臣孝子,唯两件事行善读书。读书和行善一样,发自内心的,快乐地去读,才真正有所长进,也才能持之以恒。不过,也总有些人好为人师,开出一份接一份博通中西、长而又长的书单,让人退避三舍,不战而屈人读书之心;又总有些人喜欢当警察,给这个打叉那个画勾。当然,导师和警察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但在读书的问题,我们唯一需要也真正需要的,其实是宽容。陶渊明确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杨万里诗曰: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早餐。足见读书之乐。而此种乐趣之获得,

行者无疆

此行去江西抚州市金溪县,总觉得这个明明陌生的地名透着些许似曾相识,直到当地人开始自豪地介绍:王安石的外婆家和丈母娘都在金溪,也算是半个金溪人。我恍然大悟,“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难怪,王安石就是在舅舅家见到这小神童,又于7年后在舅舅家得知其已“泯然众人”,之后才有了传世名篇《伤仲永》。

如果说王安石只是与金溪有着姻亲关系的话,那么“心学”大师陆九渊则是正宗地道的金溪人士——金溪县陆坊青田村人。人杰辈出的陆氏一门曾在此十世同居,不仅有“金溪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还有多位朝廷命官。

金溪古村落的格局是方正的,从四四方方的房屋立面、庭院内饰和水井,可以看出村民世代传承着平直中正的理念,尚儒之气蔚然成风。随处可见门楣上的大夫第、进士第、总宪第、文林第……自南宋至明清,除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临川才子之外,真不知此地究竟出了多少状元、进士、尚书、侍郎……

雨后初晴,裹着青苔的青石板路依然湿滑,道旁依然泥泞。伴着路面凹陷的独轮车辙,穿过高墙下的窄巷,一间一间品读斑驳的明清老屋。地面、墙上、靠近地面的门板和柱子上的苔藓把青灰色的宅子映成青绿色。梁间,自来自去的燕子在呢喃。有的村还有老人守着老屋,过着俭朴的乡村生活,对屋舍做一些简陋的修缮。有的村已经基本上废弃,柱倒瓦塌,积着烂泥,院墙上长满苔藓和小草,屋里墙上贴着的挂历色泽已褪但还能辨识——时间驻足在80年代。这是一座活态的明清建筑博物馆,鲜活的过于真实。

然而人总是矛盾的。看多了惯了商业化的古城古镇,就对修缮一新、充斥着水泥味儿的宽街窄巷嗤之以鼻,标榜原汁原味的老腔老调。现在,真正走进这些除必要指示牌外再无添加任何现代商业痕迹的明清古村落,当破败与荒废赤裸裸地暴露,当在湿滑的路上险些摔个大跟头,

写在书边



暗沉的午夜,我走进聂鲁达的世纪沧桑。哦,是PABLO NERUDA,那个在工人、革命者和一切世界无产者中间,以自己的诗句抚慰、激荡每一颗求真求自由之心灵的聂鲁达。而今,汹涌革命的浪潮已然褪去,信仰的翅膀在资本的讥讽与扶持下已不堪负重,这个世界上,杀戮、不公、贫穷、奴役、霸权、专制,战争依然肆虐不止,我们这个世界是否比上个世纪好一些?那些曾经美好的革命愿景,我们是否仍然走在朝向它的征途上?我听见诗人聂鲁达自诗页深处传来的声音:“诗歌能为我们人类服务吗?能配合人的种种斗争吗?我在无理性的和消极的领域里已经跋涉得太久了,我应该停下脚步,去寻找那条人道主义的路。它虽然已被现代文学生摒弃,却是深深植于人类的愿望中。”

首先需要的是宽容轻松的阅读环境,设若陶渊明或杨万里依照某人划定的书单读书,读完又必须交出一份笔记来,恐怕就不会留下读书忘食的美谈了。

读书需要宽容,原因在于经典需要时间来沉淀,也唯有时间可以判断。每个爱读书的少年,恐怕都有被老师没收书的经历。早在十年前,金庸已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但在我少年时,金庸却还盘踞在老师的坏书黑名单上。纵然狡诈如我撕下语文课本封面给“射雕”当人皮面具,火眼金睛的语文老师仍能一眼望穿躲在里面的东邪西毒,并将其一举擒获,锁入办公室的抽屉之中。我的语文老师最爱读、最痴迷的是《红楼梦》,据说读过所有的版本,书中的诗词楹联倒背如流。后来,当

数字化:古村落遗产的正确打开方式

当看到一位80岁老人独居在一间漏水的废弃老宅里——此情此景,苍劲却显无力,岁月并不静好。

即使金溪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古村落,已经在做专业的修缮,村里的文保员也在以螻蛄当车之力捍卫祖先遗产。但大多数年轻人也都出去打工了,大多数有条件的家庭也都搬进新的宅基地或镇上另盖了房。空心的农村在哪个都一样,人当然都渴望方便、舒适的现代化生活。即便耗巨资修好了古村老宅,再大声疾呼诗礼传家的乡风,又能吸引多少人回归?何况,乡风已逝,难以再造。记得去年两会采访冯骥才先生时谈到古村落遗产,他认为留住原住民才能留住乡愁,而如何让原住民意识到村落的文化价值,唤醒一种文化自觉,是最难的事。

作为农耕文明的活化石,古村落被工业时代的价值观所摒弃。吊诡的是,作为信息革命诞生的宠儿,数字技术又能够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可以恢复、展示、传播和阐释文化遗产,而不必完全执着于从物理空间上耗财耗力去恢复古建。几年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琮的研究团队就用数字化手段“重建”了圆明园——从物理空间上重建圆明园既不现实,也没必要。

对物质遗存的供养,可以勉强留住古村落的形态,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传播,才能助推中华传统村落精神内核的传承和发扬。清城观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此行与金溪政府达成“金溪共识”,对濒危老屋发起抢救号召,同时拟建“金溪传统村落群”数字博物馆。从建筑学、文保、艺术等专业角度,保护古建固然迫在眉睫。但作为一个大众文化消费者,我更期待用数字化的方式打开这一方尘封在赣东江右的儒家田园。

我发现曹雪芹和金庸一样,一度也是禁书榜上的洪水猛兽,心中就不免有些幸灾乐祸的得意,却又有些戳破天机的失望和惆怅。再后来,看到专家们面红耳赤地争论“网络小说是不是文学”“流行歌曲是不是音乐”之类话题,我总会想起那些被老师没收的金庸小说。

读书的宽容,还来自强大的内心。正如近代学者江绍原所言,名人开出的所谓“必读书”,其实不过是自己自己喜欢读的书罢了。无怪乎陈寅恪有“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名句。确实,读书最好是遵从内心的呼唤,无聊之时,随便翻翻,乘兴而读,兴尽而罢,硬要把哥哥和弟弟与宝哥哥和林妹妹分出一个高下,难免落入关公战秦琼的境地。以我的阅读经验而论,跟

灵光一现的念头找书来读,给人的益处反而极大,而那些当作维生素片或鱼肝油皱着眉头“吞”下去的书,却大多不能滋补者身心。这大概也合乎“古之学者为己”的古训吧。

当然,读书的宽容内在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比如,现在科技发达,电子书、有声读物等应运而生,有人仍喜欢纸质书的质感,或享受一目十行的快感,这本无可厚非,但若以能读纸质书而洋洋自得,甚至以为这就比读电子书或听有声书者高出一头,则大可不必。要知道,当年也有人觉得读竖排书便高深,读横排书便low得很,但终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抬身价。说得远一些,读书的宽容,更见诸于和读书有关的那些政策设计。如今,网络购书为

人们提供了许多便捷,实体店作为文化地标当然有其独特价值,但也无需如珍稀动物般刻意保护,而动用公拳去扶持所谓“二十四小时”书店,就更没有必要了,需要彻夜读书的人毕竟不多,真正彻夜苦读而又非去书店不可的,恐怕微乎其微。说实话,倒不如多盖几家社区图书馆,让书在人们的生活中真正触手可及。说得再远一些,有的主张者与其大声疾呼人们在地铁里读书看报,远不如想点真招,让早高峰的地铁乘客免于挤成画片的命运来得更有意义,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读书在今天还是身心疲惫、心情安逸之后才能享受的轻奢品。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倡导全民读书,其前提依然是免于物质的匮乏和思想的禁锢。



邓华德摄



泥土摄



行者摄

聂鲁达:拉丁美洲的良心

那个有着饱满而忧伤的情欲的年轻人,是聂鲁达。童年无边的森林与连绵的雨水滋养了一个心性无羁、热情满腔的天然诗人。他眉心紧蹙,在爱与生命中沉思。没有哪个诗人,像他一样把情欲写得如此美好无暇。“剥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赤裸裸地观看。”无任何猥亵之感,只引人屏住呼吸,谛视、体悟那爱与美的宗教——一字一句都在刺心的忧伤中展现了生的欢乐。

我用语语法浴爱抚你,我长久眷恋你日晒雨淋的贝母身躯。直至我相信你是宇宙之光。若久溺于情欲的忧伤,哀叹于凄美的绝望,那怎能是生动完整的聂鲁达。忧郁的少年在成长,挣脱出孤独与忧伤,他游历,流亡,各处咆哮奔跑。沧桑遍历后诗人蓦然发现,他雄强的肢体与鼓涌的血液,与自己的国土、与拉美大陆从来都是同体共生。在马德里,比楚高峰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智利人,是秘鲁人,是美洲人。在这里,“美洲的爱,同我们一起攀登。”时间从岩层深处开口诉说,远祖走向现代的脚步轻悄而又滞重,文明与蒙昧,血与泥,火与枪……那沉雄的诗句如一条低吼着的美洲大河,裹挟着人类的痛苦与希望,激荡着命运的神秘与无常,撞击着文明的价值与迷思,迫

索着历史的光荣与劫难,浩荡而来。诗人呼告:

给我寂静,水,希望。
给我斗争,铁,火山。
给我把所有这些物体粘住,就好像磁石一般。
凭借我的血管和我的嘴。
通过我的语言和我的说话。

聂鲁达说,在成千上万激情的战士们面前朗诵过自己诗句后,就再不可能照原来的方式写诗了,他要写那种“比较集中”的诗,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人民的生活,和种族斗争结合到一起。”他与加西亚·洛尔迦、路易斯·阿拉贡、保罗·艾吕雅……一同为人类独立与民主的航船输送着不竭的能量与燃料。他与“牺牲了的民兵们的母亲”一同骄傲和悲伤,他为那些为自由而战而失去生命的年青躯体们献上不竭的颂赞。那唱给斯大林生的,在马德里,比楚高峰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智利人,是秘鲁人,是美洲人。在这里,“美洲的爱,同我们一起攀登。”时间从岩层深处开口诉说,远祖走向现代的脚步轻悄而又滞重,文明与蒙昧,血与泥,火与枪……那沉雄的诗句如一条低吼着的美洲大河,裹挟着人类的痛苦与希望,激荡着命运的神秘与无常,撞击着文明的价值与迷思,迫

到世界每一个渴望着的角落。

诗人艾青曾经问巴勃罗以船长还是水手自居,聂鲁达答道:我是船长,但我的船沉了。可是正如爱伦坡所说,聂鲁达的船从未沉没,它也从未失去控制。是的,它始终稳稳乘着战斗的罡风,在诗海中恣肆喷薄,在通向更美好世界的航程上一路高歌猛进。骄傲的聂鲁达船长昂首直视前方,以他沉厚的嗓音宣告:

给即将来临的黄昏以和平,
给渡口和葡萄酒以和平,
给那像一支古老的歌曲一般寻找着我并且融化在我的血液中的话语以和平,
给面包醒来的黎明时的城市以和平,
给我兄弟的衬衫以和平。
那声音从南美的热带雨林里传出,传遍多难而顽强的的拉美大陆,传到崛起的东方,传到每一个不甘暴政压迫的心灵,倔强地面对这世界上所有不义的一切。

其实还有很多个聂鲁达。那个永远好奇的收藏家,那个视大自然为生命者,那个在绘画与造型中寻求着乐趣与满足的家伙,那个烹饪家,那个灵感迸发的建筑设计嗜好者……然而他将“成为人民的诗人”作为赋予他的最高奖赏,他走的是“一条生

活和诗、历史和诗、时代和诗人紧密结合的道路”。

陈文茜曾评论说:聂鲁达的诗代表的是农民的身体、汗水、土地的颜色,以及在土地上所生长孕育的生命。在资本主义中被破坏的生命,是聂鲁达的革命之情,意识形态在他的语言中化成生命的主题,所以战争是血,革命本身回归到最后对土地的感情,像是一个失亲的孤儿寻找母亲。她一语中的。聂鲁达的诗是献给智利那片富含硝石和铜的狭长大陆的,献给那些生死、劳作于斯的民众的颂赞,是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安宁的人的进行曲。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诗歌,不仅仅追求感受的敏锐精细,意象的机巧错置,形式的精致炫奇,词句的追新逐异,更应该切于生命的深处,与时代与现实最深的心脏,对一切不公与不正义喊出永不妥协的嘹亮声音。当它在身后年代历史的册页里矗立,应该享有它平等与和平、为爱与自由振臂而呼的不朽荣光。纪廉说,聂鲁达的诗“像烧灼器一样在有罪过的人肌肤上燃烧,像火焰一样在不公正的黑夜里闪耀。”而诗人赞颂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诗句,我们也献给他自己:

你不是遗产,而是活鲜鲜的血液,你不是记忆,而是持久的事业。

文·梅丽

按部就班、编辑审查、排版定时、印刷播出的传统媒体,又一次面临着多么残酷的“改朝换代”啊!

见

几天前,在驾车途中,随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收听新闻广播。无意中听到一则消息,“在过去十天里,中美两款社交软件陌陌和脸书做出了一次极其相似的改版——在主页面下方增添‘直播’按钮——这分明宣告着:一个全民移动直播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一个科技日报的记者,但凡听到了“宣告着一个XX时代的到来”之类的预告,都会本能地产生一种质疑甚至警惕。但作为一个亲历了国家四十多年发展的老媒体人,的确目睹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到来”……

对于媒体传播时代的转换,朝胜已经是丝毫不敢小觑了。就在那段广播里,朝胜听到这样一段话,“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媒体节目第一次尝试用网络视频直播拓宽播出渠道和互动方式,让不少听众通过一些新媒体平台原生态地看到了直播间和播控间。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正在成为媒体的标配,一台小摄像头、甚至一台手机,就可以发起直播;用户只要有网络和智能设备,随时随地都能收看。传统电视台的最后堡垒,眼看就要被攻克。”

那段广播还举例,一位中国的女星几天前进入一家网络媒体直播,短短2小时就收获了70多万名观众和20多万元的打赏。

这种“直播”大概是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台)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汽车行进在车流滚滚的长河中,不得已打开手机导航,不是找不到目的地,而是要找一条“躲避拥堵”的道路。果然,在手机导航的指引下,稍微绕点路,很快就从一片标志着堵车的红线中突出重围。手机导航,也是利用卫星对你面前的道路状况进行着“直播”。

其实,人们早已使用的视频通信和聊天,就是一种点对点的“直播”。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突发社会事件,现场的目击者用手机随手拍下的视频,发到网上立马疯传,这距离事发仅仅只有几十秒的传播,也差不多算作“直播”了。但是,以后再遇到此类事件,现场的目击者只要在拍摄软件上,按下“直播”的功能键,马上就可以将目之所见即时传播全世界!这难道不算开启了一个“可怕的传播时代”?

回家在网上找到了那段车上广播的原文,才知道,今年2月,脸书创始人兼CEO扎克伯格曾对网络视频直播深情告白:“直播是目前最让我感到激动的事……我已经被直播迷住了。”

在几天前的脸书开发者大会上,伴随着大疆无人机的缓缓升起,扎克伯格完成了脸书上的第一次无人机直播,他现场宣布,将把直播的编程接口向第三方开放,新技术将让直播更炫酷。

恰巧,朝胜刚刚接到一个通知,几天后全国一个无人机大赛就要在广州举行。于是,随手就将这则通知转发给中国科技网的一个视频专栏“中国科技报道”,并希望视频记者可以在无人机上开展现场“直播”报道。

也算是一个机缘,朝胜几年前参与了“中国科技报道”视频传播的发起与筹建,初衷是为平面媒体探索一条新媒体的路子。没想到,传播技术的发展,一下子就将“眼见为实”的现场,通过直播即时地推到所有观众的眼前。按部就班、编辑审查、排版定时、印刷播出的传统媒体,又一次面临着多么残酷的“改朝换代”啊!

据悉,中国已有几家相关创业公司正“野蛮生长”,巨额资金择机而入。其中,代表年轻人社交风向的陌陌有了最新动作,在国内用户过亿的社交软件中,率先全面推出视频直播功能。

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台的节目,警察为了解救一个被传销组织非法拘禁的年轻人,就是靠着那位年轻人的手机陌陌上的GPS定位功能,一步一步地找到了传销组织的秘密地点,并将这个传销组织一举歼灭,救出来一大批被该组织绑架的人。这也是一种想象不到的“秘密直播”。

当“直播”把全世界都拉到您的眼前时,您将会看到什么?



邮箱:1611419167@qq.com